

高木直子

伍淑賢

以《John Doe》和《一個人住第五年》成名的日本漫畫家高木直子，在她另一部作品《我的分分媽媽》之裡，提到小時候在三重縣鄉下第一次搬家。她是家裡的老二，有個姊姊和弟弟。

小孩子對搬家這事總覺得十分新鮮。大人收拾東西的忙亂，事前去新居打掃清潔等雜務，對小孩子都是一種奇特的興奮，好像要發生甚麼了不得的大事。然後，搬家的日子終於到了，很多大隻佬突然出現，多年沒動過的笨重傢具，突然離開牆壁，多年不見天日的牆角，第一次見到日光，牆腳結成一團團的厚塵。傢具長年不動，留在地板上的形狀界線，對小孩子都留下很深印象。起碼這是我小時候第一次搬家的記憶。

說回高木直子，本來家住爸爸的員工宿舍，後來蓋了新的獨幢屋，還有院子。搬家了，搬家了，直子很高興，也很滿意新屋的一切。只是過了幾天，對新屋習慣了，不再新鮮，她就問，為甚麼還回家呢。爸爸說，這裡就是家啊。小小的直子這才明白，搬家的意思，就是以後不再回去。

另外一個故事，講直子的爸爸，在兒女小時時候來有寫日記的筆記，記下孩子日常瑣事。到直子長大了，看爸爸的筆記，對其中一條印象很深。話說有天小兒子鬧得厲害，爸爸騎單車帶他出去溜溜，經過直子姊姊的小學，剛好遇上小息時間，直子姊姊見到外面的爸爸，便跑過來打招呼。爸爸問，下一節上甚麼課，姊姊答，數學課。

這就是很庶民的生活記錄。你問有甚麼特別，其實沒有，但父女之間在家庭以外的時空相遇，女兒雖小但已開始有自己的天地，還有數學這種好東西在等著她去經歷。女兒或早已忘記這事，但爸爸對那次相遇明顯有感覺，而要記錄下來。女兒其實已開始一步步走上自己的路，爸爸的角色，就是問問而已。

上次談到木下惠介的《二人世界》劇集，就有很多這種情懷。

金岳霖與陳寅恪

臺客聚

黃仲鳴

深夜孤燈，案頭工作如山高，惟不願看顧，只在書堆裡東抓一本西拿一冊，亂翻亂讀，隨擲一旁。忽抓到一本《文人舊話》(倪文尖編，上海：文匯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月)，略掀，興致來矣，蓋其中有提及陳寅恪、金岳霖諸人，多為我景仰者，遂夜夜而讀。

先看汪曾祺寫的《金岳霖先生》。名家寫名家，自是不同凡響。汪曾祺不愧為小說、散文大家，觀察入微，描繪金岳霖之神態外觀，躍紙而出。他說，金岳霖樣子有點怪，常年戴一頂呢帽。這頂帽前簷壓得比較低，腦袋總是微微仰著。此何解？金岳霖每為一班新生上課，總是這番開場白：「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並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原來如此！他後來配了一副怪眼鏡，一隻鏡片是白的，另隻鏡片是黑的。這證明，他的一隻眼睛確有毛病，見不得光。雖然後來在美國治好了，眼鏡也沒有黑色，但習慣成自然，微仰腦袋沒改過來。

汪曾祺還說，當年聯大的教授，穿著各色各樣，開一多有一陣子喜穿一件式樣過時的灰色舊夾袍，袖口極窄。有一陣卻披著一件雲南趕馬人穿的藍色氈子。至於金岳霖，雖沒開一多那怪怪，卻經常穿一件煙草黃色的鹿皮夾克，天冷了就在裡面圍一條很長的駝色羊絨圍巾，眼睛還沒完全痊癒，走起路來深一腳淺一腳，微仰著頭，走在校園的土路上，成一幅特異的圖畫。

至於陳寅恪，作者舉樹棠這麼描繪：「當時大學教授多隨身帶一黑色皮毛提包，成了一种身份的標誌。陳先生沒用過，而代之以一黃色包袱，內有講義佛經等，夾在腋下。冬天穿馬褂，圍圍脖兒，行路微跛。」



看此類文人逸事書，賞心樂事。 作者提供圖片

海闊天空

蘇狄嘉

參觀「司馬遼太郎紀念館」，除了被那巨大的書架及館內兩萬冊藏書所吸引，那引領遊人進館的圓弧形迴廊設計更是安藤忠雄對小說家的高度致敬。

《給二十一世紀的你們》

當遊人步入迴廊進館，人在行走，人會覺得渺小，如人在大樹下，一定要放慢速度慢慢走，慢慢走，才有時間去思考，才有時間去享受。圓弧形的迴廊是一種符號，當人進入這個設計空間，不得不放慢速度，心沉下來，心情的轉變，面對玻璃外面的風景，有如穿過時光的隧道，從自己的時空進入到司馬遼太郎的時空中。

一個低調置放在紀念館中庭，刻寫着日文的碑牌是另一個吸引我注視的亮點。碑牌的標題雖是日文，但卻清晰易明：「給二十一世紀的你們」。我不就是「二十一世紀的你們」之一，當然要弄清楚已過世的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究竟想對我們說些什麼？

「如果有人問我什麼是歷史。我都這樣回答：「那是一個很大的世界。裝滿了過去好幾億人的人生。」

「人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活着，而是有更偉大的存在使人活着。」

「人」這個字，常常讓我感動。以斜斜的兩筆劃，互相依偎而構成。從這裡也可以知道，人必定會形成社會。而社會，就是互相幫助的組織。」

「要確立自我，要律己，要寬以待人，說體貼別人的話，並且訓練自己成為這樣的人。如此一來，你們不但能確立自我，也能勇敢而可靠。以上是不論什麼時代，人都該有的思想準備。」

司馬先生，多謝教誨。二十一世紀的我銘記於心。

溫情相遇

1

夜裡九點多，和女兒到夜市場去逛，極少在夜市購物的我，充滿好奇。她說想買些點心當夜宵和明天的早餐，我們在行人漸少的市場搜索。初到陌生地，對一切皆感新鮮。這邊看看，那邊望望，昏黃的燈下，裊裊上升的炊煙令得每一個熟食攤檔的食物瞧着似乎都很可口，益發猶豫不決。

看着孤零零的老婦人，心中有一份辛酸。年紀那麼老，還得一個人坐在檔口前賣自己做的粽子。明知無人光顧，味道定是不太理想，但是，如果沒有向她購買，我會譴責自己，當晚睡覺也不安心。

「你們不是不知道，你媽媽有泛濫的同理心。」爸爸微笑。

「算了，爸爸，你走的話，結局不會改變。」女兒回答爸爸的也是一副「早看透了」的微笑：「可能會多買幾粒哩！」

2

冷空氣是因為天氣，還是因為遊人稀少？也許都有。假期已經過去，上山的遊客因此零落。沒有遊客的景點，排擺的攤檔，連觀望的人也只有冷冷清清的一兩個。

做，叫兒子在旅遊擺攤檔口，一天能做多少生意？付想問，腳步不覺緩慢下來。那個中年男人更大聲了：「真的，太太，很多人特地到這裡來找我，就是為了這藥油，用過的人都會回頭的，非常好用。」也許他太急於推銷自己的產品，居然沒有避忌地問我：「你現在有沒有頭痛，或者扭到？我馬上幫你推拿，用這種青草藥油一推拿，痛楚馬上消失。真的，我沒有騙人。」



送上一份溫情，溫暖冰冷的心。 網上圖片

的為難，只好盡力在崎嶇曲折的日子裡尋找一些溫馨和美好的片斷。人生確實是不完美的，當我們看見別人在淒痛和辛苦中掙扎時，渴望成為一個更完整的人的我們，付出的不是同情，也不是悲憫，只盼願自己因此而更懂得感恩。

3

有時候，人生確是有很多快樂；有時候，又覺得人生其實很苦。佛家說的苦諦沒有錯。許多人每天都在為生計而營役勞碌。無數的憂慮煩惱使笑容難得。偶有笑顏，在微笑的背後卻又藏着淒楚哀傷。見了反而令心情沉重不安。但是，沒有辦法，生命再苦，再多的折磨，日子總要過下去。

五十斤柴一樂也

阿杜

五十年代在廣州，我們試過頗長一段「燒柴」的日子。那時解放初期廣州有不少柴炭店，有分類為「松柴」、「雜柴」、「竹柴」、「坡柴」和炭出產，所謂「坡柴」就是馬來亞、越南等地運來之樹枝束柴。那時一柴柴習慣約為五十斤，所以那時有句粵語歌後語相當流行，便是「五十斤柴——一樂也」，因那時五十斤柴價叫「一落」，和快樂之「樂」同音，所以人們碰到什麼值得高興的事，就會說「嘩，真的是五十斤柴一樂也呀！」

滋味知己四十載

思旋

此時此刻，香港地對年輕一代，特別是後輩，是負面的。然而，在今時今日活在香港無倫男女老少要面對的挑戰與困難，的確難免老邁對情緒的洩氣與乏門志。尤其若你對香港社會有挑戰。然而，在香港事實上卻有白手興家勤奮拚搏成為卓越人士。在他們身上看到香港成功的一面。四十年歲月在歷史長河一見而過，但對於艱苦創業特別是年輕小伙子而言，經歷四十年筚路藍縷實是很不容易的經歷，尤其是能走上社會流動向上之路。四洲集團創辦人戴德豐主席正是香港卓越人士的表率，從他身上充分體現到香港精神。

楊牧的時代風景

詩幻留形 陳智德

在《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電影中，我最期待拍攝楊牧的部分，因為楊牧是該系列電影所介紹的六位作家中，我最喜歡的一位。楊牧六十年代就讀於東海大學，該校在五十年代代盛極一時，徐復觀先生在五十年代就讀於東海大學時曾任教於中文系，楊牧就讀東海時曾受教於他，並曾著文紀念。此外，東海也以大度山風景、獨特的日式校舍建築和貝聿銘設計的教堂而聞名，楊牧早年以《葉珊》為筆名出版的《葉珊叢書》也有不少散文談及。東海校園曾成為不少台灣電影取景之處，如楊德昌的電影《一一》的片首一幕拍攝一對新人之處，正是東海著名的「文理大道」。

百家廊

朵拉

「而且，人多的一定好吃嗎？不一定吧？」我絕非嘗試在推翻她爸爸的理論，只是向自己詢問的同時，也在對自己的言談加強信心。

